



树殇

□王晓瑜

我的故乡在鲁中青州南部一条潺潺流淌的石河旁，村名叫王家老庄。称其为老，倒也名副其实，这儿确实是王家的一个发祥地，村里除了有数百年的王氏祠堂、关帝庙、菩萨殿、进士楼等古建筑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村里村外那闻名遐迩的诸多古槐老柏了。

出村南走几百米，在石河岸边有一片黑压压、郁葱葱、阴森森的王家老林，占地近十亩，成百上千的松树大的合抱粗、小的碗口大，棵棵高大挺拔，平时即使外面无风，走进去也会顿觉大风呼啸，让小孩子们有一种阴森畏惧的感觉。小时候经常结伴进去捡松子、挖野菜。记得边上还有两棵合欢树，一到夏天就开起黄里透红的合欢花，爬上去，采几朵，放在鼻子下嗅嗅，抚在脸上刷刷，香香的，柔柔的。我们的老祖宗都安息在这里，一到上坟时，大人虔诚地祭奠，烧纸香，孩子们的任务就是每人拿一叠坟头纸挨个坟头去压，东颠西跑，有说不出的快乐。林地的北面背靠着巍峨的龙门崮，前面咫尺即是清澈的石河水，山水林相映，天地人相谐，活像一幅永远涌动的清明上河图。

还是我在部队当兵时，恰遇一老首长曾参加过解放战争的临朐战役，他感慨万分地描述说，当时石河暴雨倾盆，洪水肆虐，部队过不了河，困在了北岸。国民党的飞机在头上狂轰滥炸，这片老林成了他们的救星，隐蔽在里面，才算等到了战机，攻进了县城。没想到，王家老祖宗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呢。

遗憾的是，“文革”中的修田造地运动胜过了洪水火灾，几乎将它们吞噬殆尽。到上世纪70年代，剩下的最后36棵松树连同供桌石碑被一扫而光，一座座坟茔也被抹平了，全成了一片良田。呜呼哀哉！连个为先人老祖立碑的一锥之地都没有，回家扫墓只能画地为坟，真是让人欲哭无泪，唏嘘再三呀。

村里现在倒是还有一棵700多年的古槐。据王氏祠堂记载，明洪武年间，老祖宗从琅琊辗转来到此地，看中了依山傍水的这块风水宝地，故扎下了根。定居后第一件事就是栽上了这棵槐树。如今它树围4.9米，高达15米，主干早已空枯，但硕大的树冠仍枝繁叶茂。每年的6月24日，村里都在关帝庙和这棵古树下办庙会，附近乡亲特别是王氏后裔就会蜂拥而至，树下荡秋千，玩杂耍，扎台唱戏，香火旺盛，买卖兴隆，王家后裔贯穿而入祠堂祭拜，又纷纷在古树下朝圣般地敬仰爱抚。是啊，它一身独架荫蔽了一代又一代后人，它见证了王家的兴衰发展和曲折繁衍。在它身上，凝结着明朝败落的腥风血雨，也深刻着康乾盛世的福寿安宁，更印烙了近代的悲欢离合和风花雪月。曾几何时，我梦游在古树之下，襁褓在大树怀抱之中……然而近两年，我已没有胆量再去朝拜我那魂牵梦萦的古树了，因为它完全失去了以往的繁茂和生机，它像被人遗忘嫌弃的苟延残喘的老人，几次村庄规划，把它挤在了一个局促尴尬的境地，寂寞衰败的累累枯枝像是在向路人求救、乞讨……

我留恋老树，怀念祖脉，使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千年古树、百米高松、十亩老林就这样无端地消失了。老祖宗留下的这点既无法备份又不可复制的遗产，为什么都糟蹋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难道皆为时代之错？怎么能将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毁坏劫掠，怎么能将祖宗的族脉割裂得支离破碎？树殇，河殇；族殇，神殇……痛定思痛，亡羊补牢，现在我只有一个呼唤：“快救救那棵老槐树吧！”

■编辑：孔昕

■邮箱：kongxin3057@163.com



生活直击

□崔耕和

如果有一天你在街上溜达，看见地上散落有一美元、一欧元、一日元、一港币、一元人民币还有一英镑，请问你应该先捡哪一张？你肯定想，先捡值钱最大的那种。你正想着，旁边过来一个乞丐，上去就把所有的钱全捡走了。

哈哈，正确答案应该是：全捡。回家后再慢慢上网查那个更值钱……

这个故事重要的不是说明机会稍纵即逝，而是说明，人们有时候会过分注重过程而忽略了目的。

还有一则幽默说的也是过程和目的。有一个人把钥匙锁在了家里，他从邻居家的阳台爬到

自己家的阳台，然后从阳台翻进自己的家。而拿到钥匙后，这个人又从自己家的阳台沿原路爬到邻居家阳台，然后走出邻居家门，用钥匙打开自己家门回到了家。

这个故事说明，人们有时候会陶醉在过程中而淡化了最初的目的。

不要认为此类人愚不可及，其实，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在现实中并不鲜见。本来居住是买房的目的，很多人却在这个过程中使目的彻底迷失，一个又一个空荡荡的小区、一轮又一轮高不可攀的房价就是例证。本来代步是购车的目的，可豪华、品牌、排量却淹没了其实质。本来实现自身价值是人生的目的，可有些人却把人生变成了求名、求利、求位的过程，



每一年的高考，都给我带来隐秘的感伤与疼痛。那些青春的背影，将我拖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酸楚的夏天。

一个中年男人的高考梦

□李晓



我的高考，在24年前的盛夏七月。

头一个星期，母亲便把一只老母鸡宰杀了炖汤，为我加营养、补脑子。我闭上眼睛，至今还能想起那个山坳里飘出的炊烟，弥漫着鸡汤的香味儿。

瘦小的母亲，在追撵那只母鸡时，一个趔趄摔倒在田坎上。母亲的一个趔趄，似乎成了预兆，我在那年的高考中名落孙山，让我没享受到范进中举后疯癫的极大快乐。从此，我的大学梦，便一直在山坳里压抑着。我的命运，似乎也要伴随着一把锄头、一把镰刀、一根扁担过一辈子。看着那年夏天金黄的稻浪起伏，母亲弓腰收割，我的眼前却是一片模糊。我感到，命运在山坳里再不会拐弯了，我只能在乡村生活一辈子了。于是，我细皮嫩肉的手，开始尝试握一把锄头下地，稚嫩的肩，开始扛一把铁锹上坡，以笨拙的姿势，

吆喝一头老牛在田里耕作。我也开始对村长讨好起来，一旦他来到院坝，我便给他搬来凳子，端上一土碗用稻草烧开的茶水，煮两个刚从鸡窝里捡出来的还糊着一层鸡屎的蛋。

正因为我在村长面前的谦卑，才有了村长后来到我家提亲，他试探性地想把女儿许配给我这个回乡的知识青年。当然，我仍然拒绝了他丰满的女儿。然而，关于高考的痛、高考的失落，20多年来一直沉沉地压在我心间，浸透到骨髓。

1990年春天，我一个人去北京，特地去拜访父亲单位一个同事的儿子，他在北大读书。我这个来自乡村的瘦弱青年，面对“北京大学”几个遒劲有力的字体，我几乎脚跟发软站立不稳，那种内心深处的自卑，一点不亚于我站在英国王妃、泰国公主面前的不自信。我站在北大未名湖畔坐下，突然看到了

一个灵魂的倒影，它在湖面的涟漪上一直摇啊摇。

每一年的高考，都给我带来隐秘的感伤与疼痛。那些青春的背影，将我拖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酸楚的夏天。

而今，我的儿子读初中了，和那些普通的父亲一样，我对儿子常常灌输着一个重复的话题：“儿子啊，好好用功，今后无论如何也要考上一个名牌大学！”儿子听得耳朵都起茧了。去年，我的儿子在我的这种重压之下，迷恋上了上网打游戏，他逃学去了网吧。我怒火中烧，脚步飘浮，在这个城市的200多家网吧一家一家地找。我找到了儿子，他正猫在电脑前，两天两夜没睡。我抡起皮带，朝儿子抽打了下去。儿子哇的一声哭出来，我的心，也撕裂一般痛楚。回到家，我对儿子哭着说：“儿啊，你这样伤害爸爸的心，怎么考名牌大学……”“爸爸，我错了！”儿子终于点头认错，我一把搂住了儿子。

每一年的高考，望着那些簇拥在考场外面的家长，他们神情紧张，俨然如面对即将发射卫星的火箭。一位送考的父亲告诉我，3年来，他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一位送考的母亲，是个坐着轮椅的残疾人，她告诉我，女儿考上一所好大学后，即使爬着回去，她也要到老家祖坟前燃一炷香。

是的，书香弥漫的大学，它似乎为改变命运跨出了一大步，这也是根植在我们心中的希冀。然而，家长与孩子，在一同翘首等待的岁月中，那些酸、甜、苦、辣，只有经历过的人能够深深体会。高考，成为我们一年之中、一生之中心潮翻滚的日子，成为大多数中国人都要行集体注目礼的日子。我，一个中年男人，也在它的行程中，怀着一种神秘的梦想。

枝疏枝密果不同

每一年的高考，都给我带来隐秘的感伤与疼痛。那些青春的背影，将我拖回到二十多年前那个酸楚的夏天。

人生包含了过程和目的，而过程是为目的服务的，两者其实同等重要，美好的人生应该是两者有机的统一。有人说，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过程主义者，一种是目的主义者，这种分法尽管单一，但也很有道理。比如，项羽就是过程主义者。垓下之战大败，最后关头，四面楚歌，大势已去，他陪美人唱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之后，反要打足精神，秀一下身手。在仅剩二十八个骑兵的情况下，奋力杀敌数百人，以“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对于部下，这是炫耀，对于自己，是过一把瘾。至于是否改变结局，则不在他的考虑之内。他

是一个活在过程中的人。刘邦则是一个典型的目的主义者，在逃跑的路上，为了减轻车的重量，他可以把儿子推下车，老爸即将被对手变成肉汤，他不仅面不改色心不跳，而且要求分一碗喝。骂他流氓，他笑嘻嘻地浑然不在意，只要目的能达到，收益是正数，其他的，可以一概不论。由此看来，纯粹的过程主义和目的主义，在现实中都不足取。尽管，成功总是朝着目的主义者走去。

枝疏者果众，枝密者果少。如果把枝的疏密比作人生的过程，把果的多少比作人生的目的，这对我们理解二者的关系，也许有所启迪。因为简洁而专注的人常有充实的生命，把生活人为复杂化的人常使生命落空。

002121	深证	002121	深证
002122	利欧股份	002122	利欧股份
002123	中核钛白	002123	中核钛白
002124	国电南瑞	002124	国电南瑞
002125	大通燃气	002125	大通燃气
002126	飞天诚信	002126	飞天诚信
002127	广博股份	002127	广博股份
002128	中核钛白	002128	中核钛白
002129	中航资本	002129	中航资本
002130	华丽家族	002130	华丽家族
002131	中航资本	002131	中航资本
002132	中航资本	002132	中航资本
002133	中航资本	002133	中航资本
002134	中航资本	002134	中航资本
002135	中航资本	002135	中航资本
002136	中航资本	002136	中航资本
002137	中航资本	002137	中航资本
002138	中航资本	002138	中航资本
002139	中航资本	002139	中航资本
002140	中航资本	002140	中航资本
002141	中航资本	002141	中航资本
002142	中航资本	002142	中航资本
002143	中航资本	002143	中航资本
002144	中航资本	002144	中航资本
002145	中航资本	002145	中航资本
002146	中航资本	002146	中航资本
002147	中航资本	002147	中航资本
002148	中航资本	002148	中航资本
002149	中航资本	002149	中航资本
002150	中航资本	002150	中航资本
002151	中航资本	002151	中航资本
002152	中航资本	002152	中航资本
002153	中航资本	002153	中航资本
002154	中航资本	002154	中航资本
002155	中航资本	002155	中航资本
002156	中航资本	002156	中航资本
002157	中航资本	002157	中航资本
002158	中航资本	002158	中航资本
002159	中航资本	002159	中航资本
002160	中航资本	002160	中航资本
002161	中航资本	002161	中航资本
002162	中航资本	002162	中航资本
002163	中航资本	002163	中航资本
002164	中航资本	002164	中航资本
002165	中航资本	002165	中航资本
002166	中航资本	002166	中航资本
002167	中航资本	002167	中航资本
002168	中航资本	002168	中航资本
002169	中航资本	002169	中航资本
002170	中航资本	002170	中航资本
002171	中航资本	002171	中航资本
002172	中航资本	002172	中航资本
002173	中航资本	002173	中航资本
002174	中航资本	002174	中航资本
002175	中航资本	002175	中航资本
002176	中航资本	002176	中航资本
002177	中航资本	002177	中航资本
002178	中航资本	002178	中航资本
002179	中航资本	002179	中航资本
002180	中航资本	002180	中航资本
002181	中航资本	002181	中航资本
002182	中航资本	002182	中航资本
002183	中航资本	002183	中航资本
002184	中航资本	002184	中航资本
002185	中航资本	002185	中航资本
002186	中航资本	002186	中航资本
002187	中航资本	002187	中航资本
002188	中航资本	002188	中航资本
002189	中航资本	002189	中航资本
002190	中航资本	002190	中航资本
002191	中航资本	002191	中航资本
002192	中航资本	002192	中航资本
002193	中航资本	002193	中航资本
002194	中航资本	002194	中航资本
002195	中航资本	002195	中航资本
002196	中航资本	002196	中航资本
002197	中		